



本報直擊 劏房 專題

唐樓劏房 680呎「劏七」廁所最搶手

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電影《七十二家房客》，描述一屋分租幾十戶人家的低端人口生活，十多年過去，這種蝸居生活每日仍在上演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早前入住一個「一劏七」唐樓劏房，親身體驗蟻民的生活百態。在約680呎的單位裏住近十人，公用廁所是全屋最忙碌的地方，返工放工的梳洗高峰，住戶要輪流使用，女住戶每次用廁更要地氈式查看有無安裝針孔攝影機；記者居於僅50呎如籠籠的睡房裏，偈促難耐一週後，要靠偶然到樓下遊蕩至深夜才不至於「屈到病」，或許是「同是天涯淪落人」，夜遊期間竟遇見另一名同屋住戶在公園飲酒，共譜有家歸不得的劏房悲歌。

政府統計處2016年的數據顯示，全港約21萬人蝸居劏房，起居飲食也在一個數十呎的空間裏，當中的苦澀滋味不足為外人道。正如記者第一次隨地產代理到該個位於九龍城區的唐樓劏房「睇樓」，剛翻新的緣故，記者第一印象是「勉強可接受」。

單位交吉滿布煙灰垃圾

然而，正式入住當天，記者即時想縮沙：「真係幾難頂！」單位交吉時滿布煙灰和垃圾，記者必須大掃除，以為地方細打掃容易，事實剛相反，單是翻轉床架及床褥抹洗已絞盡腦汁，輕輕一推床架已被房門卡住動彈不得，捐廢捐廢打掃至夜深。

當記者準備梳洗安睡之際，發現公共廁所正有人使用，唯有在自己睡房呆等，與這間房相處大半天，此時靜下來環視四周，翳傷感直湧入骨髓，睡房沒有窗戶，只有一道面向走廊的氣窗，冷氣機全天候開動，但始終無法呼吸到鮮風。

與其說這裏是劏房，不如說它是「摩登板間房」，房與房之間用木板分隔，再在木板上加批盪，令人錯覺是實牆。

木板的隔音效能奇差，憑聲已能幻想到隔籬住客的一舉一動，果然廁所傳來「卡」一聲，佔用廁所已久的住戶出來了，記者馬上開房門一看，一名年約40歲的男子，手拿恤衫及沐浴露從蒸氣騰騰的廁所步出，臉帶冷淡與記者有一秒眼神接觸，然後他匆匆走進E睡房。

為爭分奪秒休息，記者帶同睡衣及「私伙」沐浴露衝入廁所，那兒的抽氣扇力極弱，廁所霧氣冲天，沖洗短短十分鐘已悶熱得透不過氣，草草完事便回房。

鼻鼾聲蚊子聲 如環迴立體聲

忙碌一整天，但躺在劏房床上徹夜難眠，刺眼的燈光從氣窗透入房；而且隔壁住戶的動靜，如冷氣機運轉聲、開關房燈的聲響、鼻鼾聲和蚊子聲，猶如環迴立體聲，聲聲入耳。夜闌人靜時這些雜聲更覺吵耳。最要命的是業主留給住客的單人床，因為房間太小，容不下市面單人床架，業主要度身訂做，但吊詭的是床褥卻沿用市面標準單人尺寸，故置在床架上時，外側的床褥無床架承托便凌空凸出，記者一轉身頓失重心馬上驚醒。

半夢半醒熬過第一晚，之後還有許多個徹夜難眠的晚上，可以怎麼辦？記者長嘆一聲：「頂硬上！」然後乖乖穿鞋準備上班，但在狹窄的環境裏，連簡單的彎腰繫鞋帶也是極高難度動作，因為一彎腰，腳已無空間提起。置身小小天地，舉步維艱是劏房生活的寫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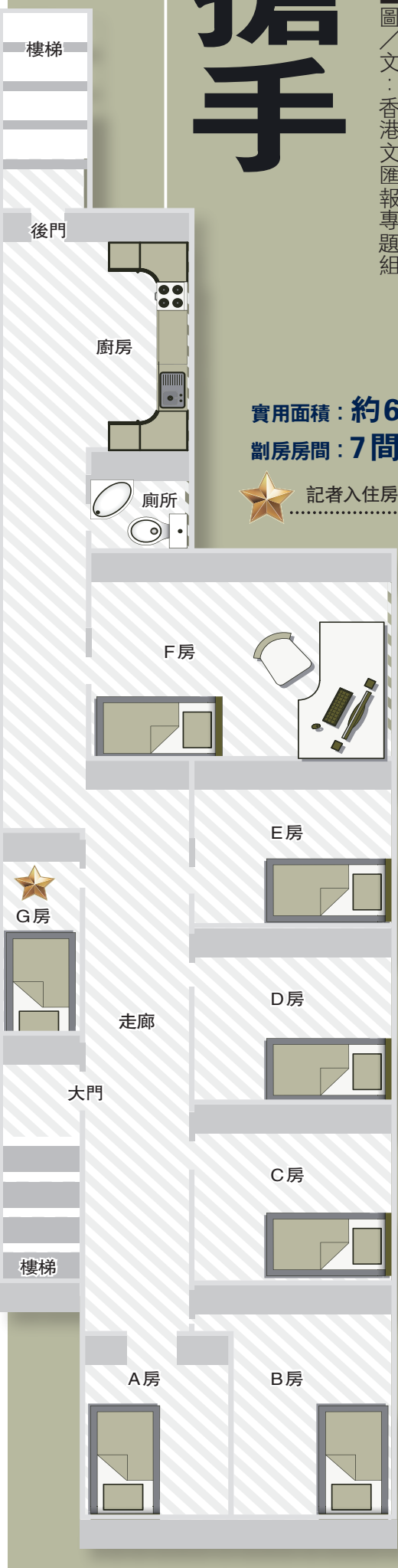


單位內的通道非常狹窄。

通道窄雜物多 若惹祝融難逃生

記者今次入住的唐樓劏房，於1958年入伙，樓齡62年，一梯兩伙。經查冊發現，該唐樓所在的整條街道已在一兩年前被一間財團收購，不排除有人不欲唐樓長期空置，在重建計劃未定案前，把單位裝修成劏房出租，榨乾舊樓的「剩餘價值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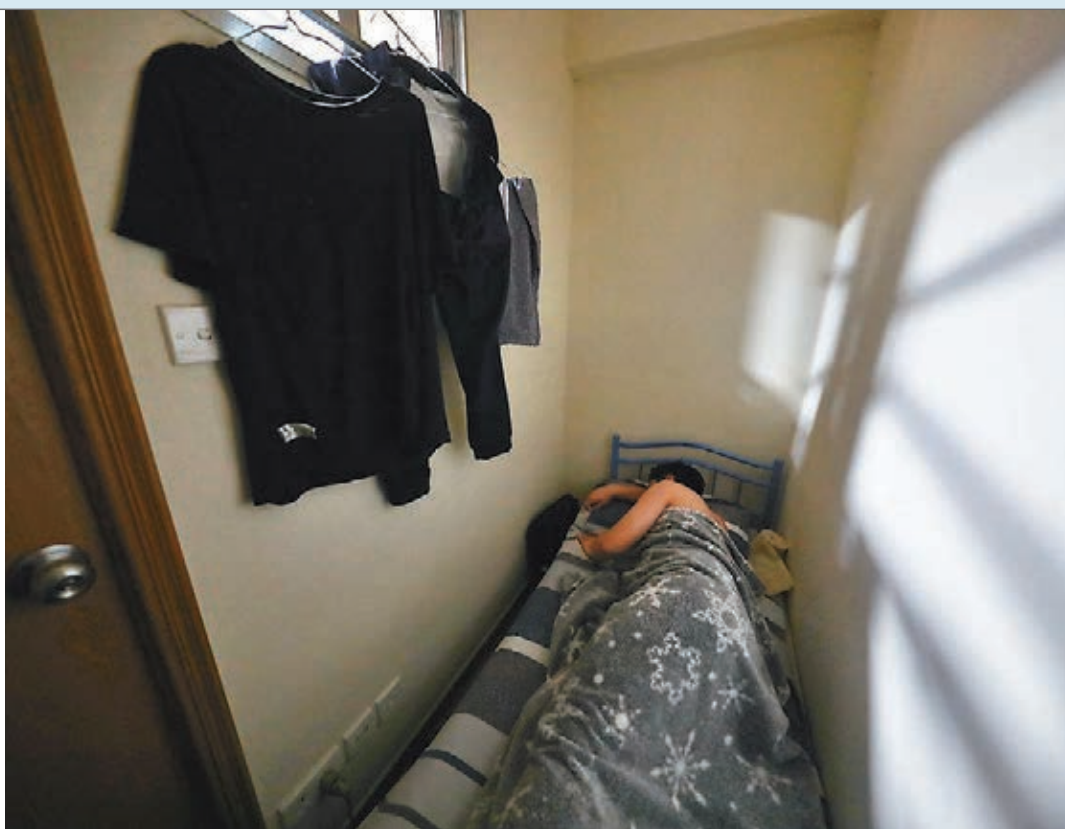
經查冊發現，該唐樓單位面積約680呎，原本設計是三房一廳一露台。現被業主割成七間房，露台也改為房間。該單位存在嚴重的走火隱患，通往後樓梯的走火通道，寬度不夠一名成年男子走過，後樓梯還堆放大量雜物，晾曬着租客的衣物，阻礙走火。大廈去年更被消防處發出消防安全指示，勒令在今年11月22日前改善消防裝置及設備。



實用面積：約680呎 劏房房間：7間

★ 記者入住房間

實測單位平面圖



記者實測單位的睡房只有25呎，放置一張單人床後，只剩半個階磚闊的通道，連衣櫃也容不下。

劏友分享「潛規則」 每房電費各不同

在劏房住了一星期，記者漸漸適應蚊型居所，久而久之身體出現微妙變化，每時每刻，即使在寬敞的環境，也不自覺捲曲身體；心理素質也變異，一股莫名的自卑感席捲心靈，面對陌生人時總不敢昂然抬頭正視對方的目光，難道這就是「劏房症候群」？

再這樣下去或會「屈到病」，記者決定下班後不立即回劏房，先在樓下夜遊，趁機舒展筋骨和喘喘氣，無意間發現一個熟悉的身影，一名身材瘦削、皮膚黝黑、身穿破舊衣服的50歲男子，正在公園裏獨自飲酒，他豈不是記者同屋A房的大叔？記者頓時有一種共鳴感，「大家都不想困在劏房裏。」

之後，記者不時見到阿叔不論白天或晚上都在公園打壘。有天，阿叔在公園獨飲，記者上前打開話匣子，阿叔借著醉意卸下心防，開懷與記者分享劏房「潛規則」，「除了基本租金，每間房有獨立電錶，每度電1元，月底要向業主繳交電費。」此時記者不禁驚訝回應說：「有無搞錯！業主向我收每度電1.5元。」

對於業主「大細超」，阿叔見怪不怪地說：「業主係咁嘅，貪得就貪，鬼叫我哋要租佢屋咩？」他憤憤不平地說：「我哋每月要額外界100元作為公共區域嘅水電費，包括洗澡使用

嘅水電同走廊燈，離晒譜，每日沖涼用得幾多水電？無啱啦畀多100蚊。」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業主豁免記者繳付這100元。

他滔滔不絕繼續發牢騷：「我問房得40呎，咁嘅環境仲要2,700元租，係咪搶錢？」他透露，自己從事清拆工程，修例風波加上疫情，「已經無工開好幾個月，業主仲繼續揪住嚟搶。」既然無工開，為何記者每日見他準時中午就出門？他長嘆一口氣說：「如果唔係為咗要瞞覺，邊個想留嚟間屋度？無工返嘅話，就落來與下棋的阿伯傾偈，飲酒飲到飽先返去。」

那麼家人呢？他語塞片刻，臉上流露神傷說：「疫情爆發後，成年都無返鄉下拜我阿爸。」大叔上世紀七十年代隻身由浙江移居香港，定居幾十年，照理大有資格申請公屋，何以淪為劏房戶？大叔欲言又止，呷啖苦酒再長嘆一聲，把內心不為外人道的苦澀也一併吐出來，也許，這就是「舉杯消愁愁更愁」吧。



床與門的距離容不下兩隻腳。



走火通道狹窄，而且堆放雜物及衣物，阻礙走火。

一家「永不齊腳」父子「有你無我」

記者蝸居在劏房的一個月裏，不斷觀察擠迫環境下的人生百態。該屋唯一的家庭住戶是F房的一家三口，他們幾乎永遠「不齊腳」，男屋主及其約20歲兒子從來不會同時待在屋內，或許是該劏房容不下三人同時存在，又或許是父子關係係「有你無我」；但女戶主偏偏抱持相反的住屋態度，每天都在單位內過夜，還會用盡屋內僅有的設施資源，不讓自己白交租。

該屋七間劏房中，連同記者共租出五間房，全是夜歸族。入住首天與記者在廁所狹路相逢的E房有如「隱士」，那天後記者再沒有遇見他；「傳說中」的C房女租客更從未「蒲頭」，似乎租劏房當士多房儲物。F房是唯一的家庭住戶，他們的劏房約60呎，單位有對街的窗戶，從外觀房內放置一張「碌架床」、一台雪櫃和幾個簡易儲物櫃及置物架，相當凌亂。

在記者試住的一個月裏，這一家幾乎永遠「缺一個」。20餘歲的兒子，用現今潮語形容是不折不扣的「宅男」，手機遊戲不離手，每次回來即使不見其人，也會聽到手機遊戲的響聲，記者扭盡六丑向他「套料」，他也充耳不聞，自顧自玩遊戲機。

女戶主的生活卻相反，定時定候回家，每次用廁更要地氈式查看有無安裝針孔攝影機，並會用盡該單位僅有的設施資源，尤其是廚房，由於其他住戶都是獨居單身人士，甚少煮食，她順理成章獨霸廚房。有天，記者趁她下廚到廚房搭訕問：「你做什麼家鄉菜？」但已習慣獨佔廚房的她，似乎對記者「入侵」有敵意，冷冷地答說：「隨便做的菜。」

記者慘食「檸檬」後轉身想離開之際，女戶主突然叫住了，以宣示主權的口吻說：「唱嘞，廚房裏的垃圾桶是我買，如果你要扔垃圾，要自己買一個。」記者嗯一聲步出廚房。

獨霸廚房 垃圾桶不分享

他的光頭父親卻是影視迷，回家例必扭大手機聲浪戲煲劇，「戲癮」發作時還會哼首本名曲，但父子倆卻像生活在兩個平行時空，從不同時在屋內碰頭。

